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黑子(外一篇)

于德北

先说小时候的事。
黑子是我的同学。小学同学。黑子长得黑,我们都瞧不起他。他很憨,不愿说话,从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,他没和女生坐过一桌,他恨女生。老师对我说,真没治,你和他一个院,你和他坐一起吧。我有些委屈说不出。

黑子他爸是无线电一厂的工人,是个很不错的工人,这一点有他家墙上的各种奖状为证。大院里的人都知道他爸有个毛病,每逢雨天,他爸就坐在屋里喝闷酒,喝醉为止,醉了就伏在桌子上哭,很伤心的样子。我看过他爸哭,爬上墙台偷看的,回家后,我对我妈说:“嘴是这样的,真丑。”

“唉——”我妈叹气。
黑子他妈生他时得了血崩,不久就死了,黑子是他爸一手拉扯大的。院子里的女人都很佩服黑子他爸,经常说:“看看人家老赵。”黑子姓赵,他爸当然也姓赵。黑子的大名叫赵广胜,他爸叫赵长天。黑子知道他爸对他好,他孝顺他爸,经常可以看到黑子冒雨给他爸打酒。

老话讲:没妈的孩子懂事早。黑子不和我们在一起玩,他唯一的游戏就是掏沙子,在沙子堆上掏洞,各种各样的洞,相互连接。“你妈是为了你死的。”他爸望着雨说。

黑子点头。
“你妈死得惨。”
黑子点头。
黑子心中最神圣的形象就是他妈,他从没见过他妈,一张相片也没见过,所以,他有理由把他妈想成是全世界最好最温柔最没缺点的人。一个人为了另一个死了,不是开玩笑的事,黑子总惦记着他妈,不是一般的惦记。

但,他妈毕竟不在人世了。一开始,黑子也不是不和女生坐一个桌,后来,他家里出了一件事,这件事对黑子打击很大,他爸在他心里的地位一落千丈。这件事说来得突然也突然,说不突然也不突然。简单一点讲,就是他爸和一个女人好上了。

那个女人长得文静,总穿一身蓝衣裤,很整洁。我妈领着我扒着门缝看过一回,看见她款款地走进院儿来,款款地上了黑子家的古旧的二层楼,踏得木板吱吱呀呀响。

后来,我妈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了那个女人的名字,吃饭的时候,对我爸爸说:“她叫徐国静,听说……”接下去声音就小了,无论我怎么竖起耳朵听也听不清。

院子不大,谁家有一点事都无法瞒过大家的眼睛。

“黑子,她又来了没有?”有人逗黑子。

黑子不出声,默默地走了。我们更加有理由看不起黑子了,在我们眼里,他不但黑,脏,而且还有一个那样的爸,这些足够我们起哄了。有时,走在路上,我们会无

缘无故地在他身后喊:“给他一个筐啊,老婆孩子一起装啊。”

看见黑子匆匆逃走的背影,我们开心地大笑。

一到雨天,黑子他爸依旧喝酒,只是不哭了。酒喝得有节制,一次喝二两,偶尔也叹两声气,或者望着雨发呆。这些举动在黑子看来,无疑已经太虚假,太装腔作势。黑子开始讨厌他爸,并且和同座的女生经常打仗,直到把女生赶走。

老师让我和他坐一座,我实在不情愿。

黑子终于也不给他爸打酒了。他爸觉察出来点什么,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那个女人来得少了,而且多赶黑子不可能在家的时间来。院子里的女人一见到她,就兴奋地很有精神,身上痒痒的总想窜到别人家找“同伙”嘀咕嘀咕。

我妈问我:“黑子和你们玩么?”

我不屑一顾地说:“谁稀罕和他玩。”

我妈还是叹气,说:“这孩子,命苦。”

我不知道黑子苦不苦。不久,有消息传出来,黑子他爸要和徐国静结婚了,听说,结婚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,就差领结婚证了。黑子他爸出入大院眉梢眼角都挂着笑。这事看来不会假。黑子就要有一个新妈了,他的生活会新的变化吧?

黑子很冷漠。那一年黑子十一岁。

下大雨了,是少有的大雨,那个女人来了,来了又回去。雨下得天昏地暗,女人下楼梯时,楼梯板脱落,她跌了下去。

她死了,死于脑出血。楼梯怎么会脱落呢?它虽然古旧,但不至于损落到那地步。

大院里很多天没见到黑子。学校里也没有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,大院里不断有新的新闻出现,慢慢的,黑子和黑子他爸不再是人们瞩目的对象,黑子他爸又能喝酒了,喝完酒就对黑子说:“你妈是为你而死的。”

黑子不知道是哪个妈。“你妈死得惨。”

黑子不出声。

黑子他爸再没沾过女人的边,厂里有人为他介绍,他都一口回绝了。

黑子长大了,他爸老了,黑子给他爸打酒,常劝他爸少喝。他是一手拉扯大的。院里的女人开始佩服黑子:“那孩子,是我看着长大的,有良心。”

我妈也老了,头发白了,有时,我和她唠家常,不无惭愧地对她说:“小时候好无道理。”

我妈长长叹一口气:“唉——”

去年,黑子放暑假回来——他考上大学了——黑子放暑假回来,紧赶慢赶,还是没赶上为他爸送终。黑子他爸死了。他爸留给他的遗物除了六千块钱外,还有

一个小木头盒子,里边有两张照片,一张是那个叫徐国静的女人的,另一张黑子不认识。

黑子想:这是妈妈的吧?!

鸽子

秋兰是我家的邻居,是我童年的伙伴。

秋兰有一对洁白的鸽子,是很普通的鸽子。她把它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。秋兰疯了,是大上一年秋天的事。说起她,我一直比较伤心。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一起长大,更主要的是她是个女孩,而且长得相当漂亮。但,她疯了,疯得很不是时候,那一年,她整整十八岁。

我记得很清楚,那是个黄昏,秋兰从院外回来。

“你认识我么?”她问。我笑了,她是秋兰,我能不认识秋兰么。

我点头。

“那你说我叫什么名儿?”

我愣住,我才发现秋兰的目光有些散,不同往日的乌亮。

“秋兰,你是秋兰。”

“我不是秋兰,秋兰是谁?”她举起手中的鸽子笼,“我叫鸽子。”

“鸽子?”我迷惑。

第二天,我妈就不无沉痛地告诉我:“秋兰疯了。”

那一阵子,城里结婚的人很多,而秋兰是爱上过一个要和她结婚的人的。我悲哀不悲哀是另外的事,关键在于,我们不难找出秋兰得病的原因了。她的那对鸽子就是那个人送的。那个人说他爱秋兰爱得发疯,还发过誓什么的,但他和一个秋兰不认识的女人结婚了。据说那个女人很有钱,而他想自费出国深造。

秋兰疯了。不知那个人知道不知道。

秋兰总坐在窗前喃喃:“我叫鸽子,叫白鸽子。”

大院里的人都可怜她,有几个多愁善感的老太太每每说起秋兰都落泪,好一段时间,秋兰成了她们痛骂陈世美的有力证据。

秋兰最怕鞭炮声,谁家娶妻嫁女或者哪个小店开张剪彩放鞭炮时,我都能听到秋兰一声高于一声的惨叫,撕心裂肺。秋兰的父母四处奔走,下跪磕头,诉说原委,好在人心不泯,渐渐地,大院四周的人家也知道这一带有一个怕鞭炮的疯子,渐渐地,除了过年,没有人去故意制造这折磨人的事件。

秋兰不在家过年,每到除夕,秋兰就穿上那件红色的碎花衣服被送走。

鸽子是秋兰的命,无论家人还是外人都没办法去碰她的鸽子一下,吃饭洗脸梳头睡觉,甚至上厕所,她都抱着笼子,鸽子是她唯一的寄托了。秋兰

不祸害东西,如果不听她说话,你很难看出她是疯子。

我常去看秋兰,可惜,她不认识我。

“我叫什么名儿?”

“秋兰。”

“不对,我叫鸽子。”

没办法。真的没办法,三年过去了,我们都养成了习惯,我们叫她鸽子,不叫她秋兰,慢慢地,那个叫秋兰的女孩被人忘了,在我们眼前,是鸽子,是白鸽子。我们叫她鸽子,她就笑,笑得很甜。还用嘴去啄她的鸽子笼,逗那一对一直陪伴她的小生灵。

鸽子是我家的邻居,是我童年的伙伴。

有人劝她父母,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,但她的父母老了,鸽子是他们唯一的女儿,他们知道精神病院是个什么样子,他们宁可在家里养着鸽子。

我说过,鸽子生活可以自理,她从不祸害人。

鸽子安静地坐在窗前,如果听不到鞭炮的声音,连说话都不大声。

鸽子是弱者。

今年的秋天过去了,和往年的秋天一样,大批大批的落叶金黄金黄地点缀了城市。一场春雨一场暖,一场秋雨一场寒。每场秋雨过后,人们都加上了件衣服,整个秋天里,大家都为过冬忙碌着。

谁也料不到有一件事情悄悄地但是突然地发生了。

下雪了,是今年的第一场雪,不大,浅浅地铺盖了柏油马路。鸽子依在窗前,望着洁白的屋外,她显得高兴,如同每天一样鸽子打开笼门放出她的鸽子,嘴里轻轻地打着嘟噜。鸽子从小气窗飞出去,在空中打着盘旋。

那件事突然发生了,猝不及防。

有一个男子从小树林走出来,他对着头顶的鸽子仰望了很长时间,然后举起手中的气枪。

鸽子跌落了。

那个男人走了,整个大院都听到了他的哭声。

我很奇怪怎么没听见鸽子的惨叫声,我去看她,她妈说,她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后就睡着了。鸽子睡得很沉。我妈对我说:“这孩子这回完了。”我很伤心,我知道认识鸽子的人都会有这种伤心,我伤心。

晚上,我做梦了,梦见了那对白鸽子,很漂亮的鸽子。

鸽子会不会做梦?

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跑到鸽子家,没顾不上洗脸刷牙。她已经起来,收拾得很干净。

“你认识我么?”鸽子问。

点头。

“那你说我叫什么名儿?”

“鸽子。”

“不对,我叫秋兰。”

秋兰。